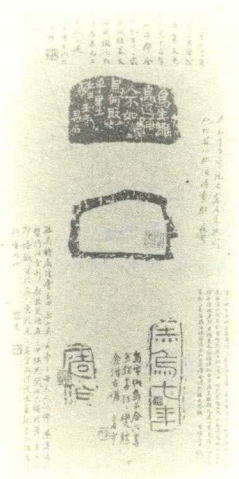


梅松 著

道在瓦甓

吴昌硕的古砖收藏与艺术实践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在瓦甃：吴昌硕的古砖收藏与艺术实践 / 梅松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4
(文史悦读)
ISBN 978-7-108-05788-4

I. ①道… II. ①梅… III. ①古砖—收藏—中国 ②古砖—研究—中国
IV. ① G262.4 ② 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1640 号

责任编辑 杨 乐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常高峰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5

字 数 115 千字 图 91 幅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本研究获香港近墨堂中国书法研究基金资助

目 录

序 1

小 引 3

第一章 砖之藏——朴学影响下江、浙地区的藏砖风气 9

第二章 砖之癖——吴昌硕的藏砖及其交往圈 31

第三章 砖之用——吴昌硕与古砖相关的艺术实践 91

余 论 道在瓦甃——古砖的学术和艺术价值 151

参考文献 157

附录：清、民国时期砖著一览表 162

跋 168

序

梅松君新著杀青，命序于余。余少壮欠学，晚虽芸窗秉烛，然亦莫能悟得古贤深意之一二。先曾祖昌硕府君，酷嗜古砖如癖，此乃金石学蔚成风气以及坎坷身世使然也。然由此而悟得诗、书、画、印诸艺之道，继而悟得人生、宇宙之道，恐已超迈于前人矣。试读缶庐：诗，苍凉郁勃；书，苍劲老辣；画，苍雅浑厚；印，苍古朴拙。而其人生处世则苍然冲和，怎一个“苍”字了得！无怪乎府君尝以“苍石”为号，与苍山之顽石、苍野之古甃为伍。呜呼！天地苍茫间，道在瓦甃，道亦在缶庐焉！

大越之墟，古今冠带之国也，固已受灵气于斯。梅松君，字鞠甫，号淇园，吾乡之年轻才俊也，擅书画，善诗文，用心于艺术史、地方文献既久，而注重于清中晚期金石学之研究，故于缶庐生平艺术颇有心得。其淡泊名利，不屑浮华，青灯黄卷，孜孜以求。历数年之心力，钩沉爬梳，章稽句探，卓然而成斯著，虽非宏编巨帙，然却填补缶庐研究之空白。今付梨枣，当为学界所瞻目也。

前人尝谓，胸中有故，而能言其所欲言，即所谓中论之言，

了然于心。苟为无本而以无忌惮之心出之，则处士横议而已。目今学界不啻妄发横议之处士多矣，等而下之，人云亦云，竞相抄袭者亦不绝于闻。学风至此，曷不令人扼腕浩叹耶！梅松君此书问世，堪为学术界之一清凉散也。或曰治学之道，亦在“瓦甃”。梅松君，庶几得之矣。是为序。

岁在旃蒙协洽清和月既望，七七老人荅翁安吉吴民先拜稿于凤凰山斋南窗

小 引

吴昌硕（1844—1927）是近代声名卓著的艺术大师，在金石、书画、诗文等各个领域都有着相当的成就和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可以称之为传统“文人画”的殿军人物。民国以后，吴昌硕很快地融入上海经济社会的大潮中，其中不乏王一亭等人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社会变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吴昌硕以艺术上的造诣和影响力，被举为西泠印社社长，同时还被后人尊为“后海派”领袖人物。但就是这样一位影响深远且广泛的人物，后世对其研究却显得非常单薄，这与他的艺术成就和在近现代的影响力相比并不一致。因此，关于吴昌硕的研究其实还有很多方面值得进一步发掘和阐述。正如范景中先生所指出的：“一切美术史家都是旅行家，旅行使人胸襟开阔，识见广博，他不仅能在自己的熟悉领域，临视旧乡，指点江山，而且还可以进入邻界去吸收清寂的空气，凭高极目，获得喜悦。”^{〔1〕}对于吴昌硕的研究，实是应该抱有这样的态度，方能全面展

〔1〕 范景中主编，傅新生、李本正翻译《美术史的形状Ⅰ：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范景中序，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3月1日第1版。

现他的艺术修养，并给以客观公允的评介。

本书截取拙稿《与古为徒——金石视角中的吴昌硕》中吴昌硕与古砖相关的内容修改而成，这是以往研究者涉及甚少的视角。笔者之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审视吴昌硕，是基于以下两点因缘：一是，当下古砖的收藏方兴未艾，几乎成为金石收藏中的另一热门。^{〔1〕}一是，清中期以来，杭（州）、嘉（兴）、湖（州）地区古砖收藏的风气甚厚，如阮元（1764—1849）、周中孚（1768—1831）、张廷济（1768—1848）、冯登府（1783—1841）、僧六舟（1791—1858）、陆心源（1834—1894）等人，均罗致甚多，且有著述存世。正是这些原因促使笔者在研究清代中晚期金石学的过程中，不期然地把视线投向古砖文化，从而挖掘出吴昌硕鲜为人知的另一种艺术实践形式。在撰稿过程中，笔者也分别将部分内容以论文的形式在2013年西泠印社110周年社庆举办的“西泠印社国际学术研讨会”和2014年先秦史学会在上海嘉定举办的“首届中国字砖文化研讨会”上进行交流或宣读，将管见求教于宏达大雅之士。

吴昌硕嗜古之癖很深，尤其是他侨居苏州以后，更是如鱼得水，在与吴云（1811—1883）、沈秉成（1823—1895）、潘祖荫（1830—1890）、吴大澂（1835—1902）等金石家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地汲取养分，逐步完善个人的学术和艺术修养，为其晚年所能取得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基础。由于绌于财力，吴昌硕无力收藏鼎彝等重器，因此价格相对便宜而又容易寻访得到的古砖，便成为其金石

〔1〕究其原因，主要是当下大兴工程建设的背景下，古砖出土甚多，同时古砖又不为文物部门所重视，因此民间能够较为自由地进行该项交易和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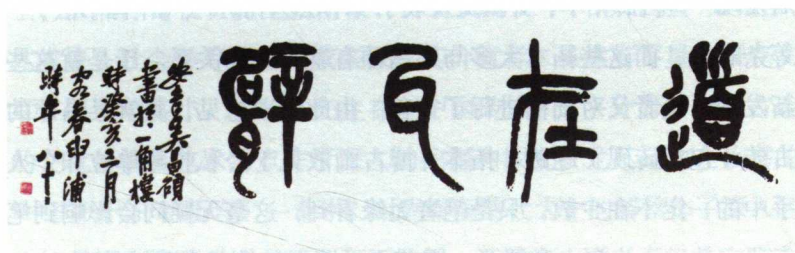


图1：吴昌硕书“道在瓦甃”。采自晋鸥主编《吴昌硕匾额书法集》，第108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收藏的选择对象。他不但从古砖中汲取养料，以之入印、入书、入诗，而且还以古砖为材料进行砖砚的制作、砚铭的创作，并以砖拓进行博古画的创作等等一系列的艺术活动，这些在文章中都将有所阐述。就在拙稿即将完成之时，上海图书馆的仲威先生在库房内先后发现一些古砖拓本，并撰文发表于《书法丛刊》^{〔1〕}、《中国书法》^{〔2〕}等杂志上，而这些拓本大多与吴昌硕有着一定的关系。于是就这些新发现，笔者又对拙稿进行了完善。由此可以想见，其实吴昌硕的古砖（包括砖砚）题跋、拓本、博古画散见于公私收藏单位和个人手中的一定不在少数，只是笔者无缘看到，这毫无疑问会影响到笔者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展开，因此不可谓不是件非常遗憾的事。

砖，又作甃、塼、甃、塼等通假或异体字。《韵会》：“甃也。”庄子则有“道在瓦甃”之云，语出《庄子·知北游》。吴昌硕在三十九岁时尝书“道在瓦甃”四字赠予金杰，金杰报之以陶缶一只，这即是吴昌硕斋号“缶庐”之由来。其后，在吴昌硕八十岁时，也曾再书此四字，款云：“安吉吴昌硕书于一角楼，时癸亥（1923）三月，客春申浦，时年八十。”^{〔3〕}【图1】不知他在书此四字之时，是否依然记挂着这位已经去世多年的金石挚友。吴昌硕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如他广交朋友，据笔者所知不下百数人，涉及书画、金石、文献等各个领域；其身份则有文人雅士、商贾、官宦等；其中还不乏日本、朝鲜等异域人士。以古砖收藏而言，吴昌硕也有一个小范围的交游圈，如金杰便是其中之一。本书用“道在瓦甃”四字作为书目，除了“小物存

〔1〕 文物出版社 2014 年第 5 期，总第 141 期。

〔2〕 中国书法杂志社 2015 年第 1 期，总第 261 期。

〔3〕 晋鸥主编《吴昌硕匾额书法集》，第 108 页，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大道”之意外，还做了一点小小的拓展，即瓦甓之爱，虽然宋代肇其始，但至清中晚期方蔚然风行于世，尤其是以江、浙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其间自有文化渊藪在焉，亦有“道”存焉，故名。

目前，关于古砖的著作还是以传统的砖目、拓本的归类整理为主，依然停留在资料罗列阶段，鲜有从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艺术史、社会学等其他领域去探究其价值者。虽然有零星的研究文章，但影响甚小。如殷荪先生在《中国砖铭·文字分册》中对古砖的文化价值、艺术特点作了深入的挖掘和探究；尤其是他在该书的“中国历代砖铭析言”一章中，对先秦至清代为止的砖铭作了深入的比较分析，筚路蓝缕之功，令人敬仰。王镛先生在《秦汉金文陶文书法初论》^{〔1〕}中，从书体的演变、民间书法的体系以及艺术特征等多方面论述秦汉金文陶文书法，其中亦涉及古砖文字，这无疑是“二王”书法体系之外的拓展。许景元先生、李森先生在《东汉刑徒砖文及其书法特色》^{〔2〕}中，挖掘古砖在书法艺术上的价值，对当代书坛不无借鉴之用。随着民间对古砖投入的热情和重视，古砖也逐渐地被学术界和艺术界所珍重，不但在书法、篆刻上取法古砖文字者甚多，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在甲骨文、金文之外，古砖文字亦当有一席之地。^{〔3〕}本书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尝试挖掘清中晚期以来的古砖文化内涵，从而为当下的金石热、古砖热推波助澜，也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4〕}这

〔1〕 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秦汉金文陶文》，第1—13页，荣宝斋1992年10月第1版。

〔2〕 同上书，第14—18页。

〔3〕 参见嘉定明止堂与李学勤先生访谈录。

〔4〕 另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引文中的中西年份只是大致对应，如有时中历的岁尾实际上应是西历的下一年年初，且引文中的月份，皆为农历月份；凡引文中圆括号（）内的内容均为著者所注，凡六角括号〔〕内的内容均为原注。

是吴昌硕研究中一个很小的视角，却由此引出百余年前金石收藏中关于古砖的一段话题，展想前贤的文章风流，翰墨遗香，不觉令人心向往之。

第一章

砖之藏——朴学影响下江、浙地区的藏砖风气

金石学萌芽于汉代，兴盛于北宋，以欧阳修（1007—1072）《集古录》、赵明诚（1081—1129）《金石录》为标志，所以金石学又有“欧、赵之学”的别称。至清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之际，金石学达到鼎盛；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之时，由于战争的缘故，遂趋向于衰退；同（治，1862—1874）、光（绪，1875—1908）以后，又逐渐呈现出恢复的态势。其间的消长盛衰，实际上是与社会变革、学术流变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清中晚期以来，古砖收藏渐成风气，尤其在江、浙地区蔚为大观，体现了朴学影响下金石风气的转换。具体而言，即金石收藏和研究的对象，从碑版鼎彝等相对重要的（官方）器具到砖瓦等相对寻常（民间）物件的转换，与清季的社会、学术发展是一致的。当然，其中不乏如阮元（1764—1849）、翁方纲（1733—1818）等名流的倡导之功，也不乏如张廷济、吴昌硕等后学的向慕之心，但他们的嗜古趣味却是一脉相承的。

第一节 朴学影响下的金石收藏及其风气的转变

明末清初以来，如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朱彝尊（1629—1709）等人，以务实的态度、严谨的方式，一改宋、明以来疏空的学风，把学术的目光投向荒郊野岭的碑版砖瓦，遂开启了乾、嘉以后朴学兴起的端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朴学是在与宋、明理学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产物，与宋、明理学注重阐述圣贤之理义发挥的相对空疏而言，其更注重的是原始材料的收集，主张“无征不信”，文风朴实，内容翔实，因此被后世称为“朴学”或“考据学”，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

在朴学风气熏染之下，注重金石文献材料收集和研究的金石家越来越多。这一群体中，既有经史家、藏书文献家，又有书法家、篆刻家、宦宦显贵等，他们在社会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收藏、品鉴和研究相互并进。经史学家偶尔寄兴于金石收藏和研究，他们的主要目的往往是通过金石材料来印证和解决经史研究中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钱大昕（1728—1804）、阮元、杨岷（1819—1896）、俞樾（1821—1907）等。很多藏书文献家对金石也都有着浓厚兴趣，由于他们对文献相当熟悉，收集和研究金石对他们而言可谓轻车熟路，如吴騫（1733—1813）、叶昌炽（1849—1917）等。至于书法家、篆刻家，除了满足嗜古之趣，金石文字更是他们书法、篆刻取法的对象之一，如黄易（1744—1802）、僧六舟、钱松（1818—1860）、赵之谦（1829—1884）等。而宦宦显贵往往都是通过层层科考而取得功名的世家子弟，在经济和学识

上都具备较好的条件，所以金石收藏的主要藏家大多是这部分人，特别是一些重器，也只有他们才能有财力和魄力收入囊中，如翁方纲、吴云、沈秉成、潘祖荫、吴大澂等。当然，这些人当中，身份又不无重叠，有的身兼多种角色，如翁方纲、吴大澂就身兼官宦和经史学家两种身份，杨岷也身兼经学家和书法家两种不同角色，而且这部分人占其中的绝大多数。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对江、浙一带的文化积累和金石家群体破坏极大，甚至造成了“赭寇（太平军）乱后，（南方）风流消歇，北方诸大家乃而代之”^{〔1〕}的局面。太平天国运动之前，该地区金石学重心主要集中在浙西道^{〔2〕}的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如吴云、沈秉成、杨岷、方浚益（？—1899）、周作蓉（生卒年不详）、叶昌炽、郑文焯（1856—1918）等金石家则辗转聚集在苏州一带，重心也随之转移至此。^{〔3〕}他们相互之间不但交换藏品，而且在学术上相与析疑，彼此影响。^{〔4〕}另外还有像潘祖荫、吴大澂等这些苏州籍的金石家，更是利用在各地任职的便利条件，将金石收藏的范围拓展到全国各地。盛

〔1〕 王国维《跋汉双鱼洗》，见金蓉镜《鲍少筠所藏金石文字》，1922年影印本。

〔2〕 浙西道包括今杭、嘉、湖地区以及苏、沪附近和江西的一部分。

〔3〕 金石家选择苏州作为聚居地，一方面和太平天国运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太平天国运动之前金石收藏主要集中在杭、嘉、湖以及徽州地区，而这些地方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最后抵抗的根据地，所受到的破坏和打击非常严重，造成了该地区金石学的衰落；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苏、沪恢复得较快，于是杭、嘉、湖地区的这些收藏家又聚集在苏州一带，如吴云、沈秉成、杨岷都从归安（湖州）迁居到苏州，包括吴昌硕也选择苏州作为发展之地。另一方面，因为苏州作为园林城市，适合居家养老，是致仕官员的首选之地，如吴云、沈秉成、杨岷、李鸿裔等人均选择苏州为侨居之地。

〔4〕 如《吴大澂日记》中就记录了许多吴云对其鼓励和引导之处；吴昌硕在金石学上的学养更是得益于杨岷、吴云的耳提面命。

同治光緒以來士大夫收蓄古器之旨以吳縣潘文勤師
 為最多所刻摹古屢款識特百份之一耳
 購集^{甚多}間有缺出乃為清仲前輩所得清仲既使吉
 林而撫廣東余與福山王太守始獲收三余有簋而無簠
 簠有簠而無簋廬生嘗戲言吾三人可謂簋簠不飭也
 余則引咎云不似之言謂不全備以好暇去辰清仲來
 京師^余仰觀其前藏蓋亦不能全備如公勤問出極可
 形巨瓦屬為題詞余仍以該簠^者全錄清仲清仰今
 生任湘撫余敢其揮斤耽如意民事不暇只多收長
 物為月旦也

宗室盛昱伯歲

图2：盛昱跋吳大澂《集古圖雙卷》。上海博物館藏